

DACAOYUAN

柏青 主编

大草原

海江林 著

群光

默尔特夫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柏青 主编

大草原

默特尔夫 群光 海江林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草原/默尔特夫,群光,海江林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10

ISBN 7-204-05416-4

I. 大… II. ①默…②群…③海…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3800 号

大 草 原

默尔特夫

群 光 著

海 江 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附属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5 字数:300 千 插页:3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册

ISBN7-204-05416-4/I·975 定价:23.80 元



默尔特夫 原名孙全喜,蒙古族,原籍辽宁阜新。1956年9月27日出生于内蒙古扎赉特旗阿拉达尔吐苏木。现就职于兴安盟行政公署办公室。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在各级报刊上发表过蒙汉文小说多篇。1996年小说《牧村》荣获内蒙古最高文学奖“索龙嘎”奖。小说集《牧村》1998年荣获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1991年加入内蒙古作家协会,1998年当选内蒙古作家协会第五次委员会委员,2000年元月当选兴安盟作协主席。



群 光 祖籍辽宁凤城。1956年3月出生在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旗一位中学教师家庭，属于汲取样板戏精华长大的那一茬人。高中毕业后时逢“上山下乡”，于是义无反顾地走向广阔天地，那是1974年。两年后被招进水泥厂当一名化验员。1979年，调入旗文化馆工作。

她生性活泼好动，理想远大且擅于变更目标。想学唱歌却五音不全，想当名画家浪迹天涯却生不逢时。儿时就喜欢幻想，爱做梦。她的心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做着许许多多的美梦，于是，她把
这些梦用文学记叙下来，留给后人……



海江林 蒙古族,1954年11月1日出生于科右前旗斯力很镇。1971年,高中毕业。1976年10月,到草原打井队工作。其间,开始文学创作。

1983年,到旗文化馆工作。6年时间里,先后在《民族文学》、《草原》、《兴安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作品五十余万字。1989年底,调科右前旗旗委宣传部工作至今。现为内蒙古作协会员,兴安盟作协副主席。

致红城“三剑客”

——《大草原》序

●柏青

南方的朋友们谁见了我都问：

“你每天都骑马吗？”

“每餐必是大碗酒、手扒肉！”

“草原有多大？它真的很美吗？！”

如果我回答：是。他们必定憧憬无限地说：

“有机会一定要到草原去。”

二千年的秋天，我曾陪一台湾的朋友从呼和浩特飞抵锡林郭勒草原的腹地——锡林浩特。那个朋友在草地上足足呆了两天两夜。他把旅行包里所有的东西——衣服、牙具、日用品、手提电脑、移动电话、手表、戒指、台币、美元都送给了草原上的牧民。最后他只剩下一张返程机票。他匍匐在草地上长时间地嚎啕大哭……啊……我的祖先哪……啊……

在场地人无不掩面悲戚。

他为什么呢。

有个在海边儿上长大的诗人朋友说：

“草原比大海更善良，因为它欢迎我在任何一朵浪花上驻足。”

是的。如果说大海是博大，那么草原就是辽远。

大草原

在草原的怀抱里
任何一个人都会感到自己是颗微尘
在草原的色彩里
任何一个人都会感到自己的黯淡
在草原的呼吸中
任何一个人都会找到五内的污秽
在草原的律动里
任何一个人都会感到热血沸腾
.....

然而,这仍然是草原的表象。

真正抓住草原底蕴的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三位青年小说家——
默尔特夫、群光、海江林。
在他们的笔下——

草原比真实的还要美妍如意；
牛犊、羔羊、童鹿都显出天使般的灵性；
无名花朵向世界描述梦露的故事；
他们交给读者一把开启草原人心扉的钥匙……

在《大草原》中，一群草原人向我们扑拥而来。男女老少，真善假丑，豪爽豁达，狭隘自私，生命如歌，千曲万复……这一切，在三位犀利的三尺剑下，雕削得惟妙惟肖、呼之欲出。不难看出他们数十年寒窗的真修练和与草原人民相濡以沫的真性情。他们是草原的儿女，所以最懂得草原母亲；他们是炎黄子孙，才最懂得中华民族的背负。因此，我和读者们要感谢他们对当代文坛的贡献。

有朝一日，我一定要瞻谒科尔沁草原上的那座红城，一睹“内蒙古延安”的风采！当然，拜晤“三剑客”将是锦上添花。左有蛟流

河,右有洮儿河,在两河的臂弯里便矗立着成吉思汗庙和以兴安路、乌兰大街为经纬的乌兰浩特。这座城市不仅仅是昔时乌兰夫的革命圣地,它也是盛产作家的摇篮。扎拉嘎胡、姜兆文、白雪林、兴安……就是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的。可谓物宝天华、人杰地灵。“三剑客”生长于斯,尽情地汲取了这方宝地的雨露之精、日月之华,迅速成长成熟,以他们的实力在文坛上绽露头角。《大草原》的问世,旨在向全国读者诚荐,孰甘孰醇,读者见仁见智。

请三位作者准备好烈酒奶茶,欢迎全国的新老读者们到红城做客吧!你们才是“草原四季行”最称职的导游!

二〇〇〇年十月十二日于北京



默尔特夫

青草地·····	(1)
王助理的一天·····	(11)
瑰丽的婚纱在风中飘忽·····	(20)
牧村·····	(55)
原本就是赤身裸体·····	(68)
边歌边舞·····	(97)
老穴·····	(122)
望火楼·····	(130)
大草原·····	(139)
热风·····	(164)
姑娘的尾巴·····	(199)
躁动的春季·····	(207)

群 光

雪花飘飘静无声·····	(219)
走出荒漠·····	(239)
三色江·····	(257)
归来·····	(288)
鬼木,又荡来了·····	(297)
懂得了生活你才会笑·····	(307)
走出王府的女人·····	(319)

海 江 林

陪床·····	(337)
夏云·····	(343)
沼泽·····	(351)
码草·····	(359)
红地毯·····	(364)
深谷·····	(367)
银手镯·····	(377)
圣泉·····	(382)

青 草 地

温都尔高考落榜，无精打采回到青草地时，却被牧民们当成秀才而倍受崇敬。那些情窦初开的女孩子们仿佛心中的白马王子从天而降一般的兴高采烈，个个抑制不住朦朦胧胧的冲动，把压在箱底的武器装备全翻出来武装了自己，竞相到温都尔家无事找事，无话找话。其中就有娜仁这个黄毛丫头。

娜仁只有十七岁，长得一头黄发经常不梳理，任其与自己性格一样地自由散漫。近来，她也挤在女孩子们中间，时不时来温都尔家混水摸鱼。

正值七月。百花争艳的青草地犹如待嫁的姑娘般丰腴而美丽。女孩子们成群结队、花枝招展地进出于温都尔的门，好不热闹。

温都尔的寡妇老母突然间成了抢手货，被女孩子们左一个“阿妈”右一个“阿妈”直叫得老太太顾不上前后，看哪个都像花骨朵儿一样含苞待放，令她眼花缭乱。

女孩子们的热情洋溢不仅表现在嘴上的甜蜜，温都尔家多年积攒在被头褥面上的油垢汗臭被她们争抢着清洗得一干二净。老太太不禁疑惑地问儿子：“是不是又要开展学雷锋？”

青草地的小伙子们见了温都尔却不怎么友好，猛然向他袒露出雄健的胸肌疙瘩肉，炫耀剽悍或有意比比试试。温都尔当然不

能和他们一般见识。因为他知道，自己白不丝拉的细胳膊嫩腿实在辜负了草原的牛奶和羊肉。

一个叫小子的后生，显然酒足肉饱精力过剩，向温都尔发泄阳威说：

“你小子，可要注意小身板，那老些小姐你能照顾了吗？不行就给咱哥们匀过来几个。”

温都尔终于意识到自身条件的优越，认定自己在这块地方是“天之骄子”、“草原的宠儿”。于是，将学生服一脱扔进装羊皮的破仓库里，换了一身西装革履，觉得自身价码至少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二十。

温都尔在青草地像大明星般被那些追星族的女孩子们追随、纠缠着，好不快活。但是，日子一长他就觉得这些女孩子们的档次太低，与他这个高中生格格不入，于是就开始旁敲侧击、横挑竖剔，不择手段地给她们浇冷水。斯琴是“追星族”里的头儿。到温都尔家“学雷锋”是她一手倡导起来的。她是个典型的相扑名将形体，但干起活来如快刀斩乱麻一样干净利索。所以，深得温都尔母亲的赏识。老太太私下向儿子发表自己的见解说，娶媳妇就得娶斯琴这样能干能生的，你看她屁股有多结实，给你一连串生八、九个崽儿不带走样子的。

温都尔不以为然。

斯琴的“三围”显然严重超标，但也妨碍不了她追求时髦的癖好。她早就不安分在蒙古包里过日子了，时不时挣脱出来穿一身紧身或袒露的衣着显神威，大有领先时装潮流的气派。这阵儿，见温都尔穿一身皮尔卡丹西服，她也毫不示弱在自己的碌碡腰上吊上了一件红色超短裙，格外显眼。

温都尔说：“你这身打扮很别致。”

斯琴就激动得满面红光地恭候下面的赞美词。可是，温都尔却说：“如果你那两条腿比大象的腿稍稍细一点，效果就更明显

了。”

女孩子们轰然大笑。

斯琴脸上的血色瞬间消逝，粗野地骂了一句难听的话，摔门走了。

女孩子们的热情日薄西山，渐渐降落。这主要是温都尔的恶毒挑剔大伤了女孩子们的元气。她们逐个儿被温都尔当头浇了凉水，慢慢冷却下来，把身上的武器装备全卸下来重新放回箱底，再回首冷静审视温都尔时，发现他也不过如此念过几年书而已，并没有多大本事。于是就撇撇嘴，争抢着数落这一时期从温都尔身上发现的不可救药的毛病，累积起来相当可观，使她们大惊失色，觉得未爱上这位“白马王子”应当庆幸万分。

唯独娜仁仍然不知疲倦地追随着温都尔。娜仁的手段十分独特。她也“学雷锋”，也和老太太打得热火朝天，但是，更多的时候直接接触温都尔。她常常拿着一本《农牧民适用技术手册》，向温都尔请教。当然，“请教”的东西都是很天真幼稚，致使温都尔博学多识的才华无法充分展示而大发雷霆：

“你看你，连这都不懂，还装模作样啃这老厚的书，真不知天有多高自己的脸皮有多厚！”

温都尔劈头盖脸地泼冷水。

娜仁“嘻嘻”笑，摸摸自己带有几分稚嫩的脸蛋，嬉皮笑脸地摆出不管你怎么说我不在乎的架势，说：

“谁叫俺是女孩子呢？”

“女孩子怎么啦？”

“我要是男孩子，我父亲绝不会把我活活从学校拖回来。”

“那就对了，活该！”

娜仁的一头黄发甩得漫天飞舞，挥动着小拳头俨然一名出色的职业拳击手，照准温都尔皮包骨头的鸡胸脯两点般擂过来。

“你真坏，你真坏……”一迭连声的撒娇，使温都尔防不胜防，躲闪不及，结结实实挨了一连串温柔的拳头疙瘩。

娜仁乘胜痛打温都尔，觉得特过瘾，特解渴。可是，她的青春小手突然在半空中停止了。她发现，温都尔脸色铁青，眼睛翻白，嘴唇发紫并不合情理地歪到一边去了。娜仁就意识到自己擂得过猛，擂得过分了，把个好端端的风景杀得全没了诗意。她不怕他泼冷水，就怕他生气。

“温老师，我错了。”

温都尔不想和她恋战。娜仁无论表现得多么纯洁，手段多么高明，他都确认那是和其她女孩们的目的没什么两样——变着小心把戏想粘住他。所以，他假装气得不得了大翻着白眼儿走了。

几场雨水后，炎炎烈日照得草场上的牧草疯长起来。草原如浩淼的大海碧波万顷。

眼看着到了打草季节。草场被各家各户划分得四分五裂。

等温都尔去镇上解闷回来，唯独他家草场上的牧草像仪仗队员一样站得笔直地迎接着他。他活到二十岁还没有打过草。过去父亲当嘎查达时有人主动给打草；父亲去世后，母亲求乡亲们帮忙。如今他回来了，这个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自然落到了他肩上。

母亲的眼里分明有心疼的泪水。

温都尔慷慨悲壮地拿起了父亲当年用过的钐刀。那钐刀经过了多年风风雨雨，已失去往日的光辉，斑斑驳驳的铁锈像老年斑一样布满了全身，与温都尔这位十分现代的年轻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温都尔的母亲像送子上前线一样，彻夜不眠地做了许多后勤服务工作。太阳还没有出来， she 就把儿子叫醒了。奶茶里放了黄油、奶皮子、奶豆腐之类，“乌鲁膜”拌炒米，颇丰盛地款待了儿子。又在儿子的前后左右挂了大包小包，并一再嘱咐饿了打开

哪个包，渴了喝哪个壶……

温都尔走向草场。太阳微笑着从草原的东边迎接了他。露珠感动得从草尖儿上纷纷落泪。夜牧归来的牧马人，在飞驰的坐骑后边拖着长长悲壮的歌声，奔向自己炊烟缭绕的蒙古包。

温都尔站在自家的草场上，顶天立地。世代延续下来的牧人生活就要从他脚下开始。从父亲那里接过来的钐刀在他手中沉甸甸的，犹如父亲不愿留下的遗嘱。父亲供他念书，绝不是为了让他接好这把年迈的钐刀。温都尔被自己眼里涌出来的泪水激怒。“男儿有尿没有泪”。他抡圆了胳膊挥刀向草丛中砍去！结果，草没割倒几棵，钐刀的尖儿却实实在在地扎进地球的肉皮里。几经挣扎，几番进攻，每每如此。钐刀好像有意和他开玩笑，要弄得他眼睛发黑，嗓子冒烟，汗水淋漓。

太阳越爬越高越热烈，烤得温都尔焦头烂额。他不停地补充着给养。到了中午，已经是弹尽粮绝。但割倒的草只有九牛一毛。温都尔发现问题的关键主要是刀不快。于是拿出磨石坐下来磨刀。平生第一次干这样的活，虽然是缩手缩脚小心谨慎地在钐刀的钝刃上磨蹭，岂料磨石一滑，右手的大拇指很亲切地在刀刃上蹭了一下，钝厚的刀刃虽然割草不利索，却很贪婪地把大拇指的内皮舔去了一大块。随着一声惨叫，鲜血黯淡了刀光。他的眼前星光灿烂，而后是一片黑暗……

潺潺流水声由远而近。停止了片刻的蝉鸣又稀稀落落在耳边响起。一头脏兮兮的黄发在温都尔的眼前蓬勃向上。娜仁笑咪咪地从他身边站起来。

“温老师，你好像睡着了。”

“我睡着了？对，我睡着了。”温都尔满脸狡黠。

“你的手受伤了。”

“受伤了？对，受伤了。”温都尔侧过脸去不敢往手上看。

“你别紧张，我已经给你包扎好啦。”

一块花手帕紧紧包扎在拇指上，格外俏丽。

“谁紧张了？不就是破了一点皮么，根本用不着包扎。”温都尔显出男子汉大丈夫英雄气概，挺身站起来说：“你回去吧，我要干活。”

娜仁的一头黄发非常难过地垂了下来，眼泪汪汪，声音哽咽地说：

“温老师，你别逞能了，还是让我来帮你吧！”

温都尔感动得险些失去了男人的体面。考虑到自己的尊严，又怕娜仁借故粘他，就硬挺干巴强说：

“去去去，别在这儿捣乱了。”

娜仁一走，他却立刻变成了精神阳痿，面对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一筹莫展。

下午，阳光更加毒辣地考验着他。温都尔再没有力气挥动铲刀了。他把头皮挠得刻苦深入，好像头皮就是给他带来麻烦的草场。

正当他恨不得变成一头驴把这些顽固的牧草全吃掉才解恨时，突然看见一个庞然大物气势轩昂地开进他家的草场，左冲右突，横冲直撞，将那些趾高气扬的牧草一片片吞进肚里，然后扎成一捆捆吐出来，神乎其神。

温都尔惊喜得张口结舌忘了挠头皮，嘴里不停地说“扎，赛赛！”

打草机到他身边停下了，从高高的驾驶楼里探出来的竟然是一头乱蓬蓬的黄头发……

温都尔明确地意识到草原不是他要猴子的地方。他觉得像他这样有文化的人应该到城里比划比划，兴许能走出一条金光大道。于是，在一个秋雨霏霏的早晨，他向母亲说，我到城里挣钱去，便悄然越过浓浓的草原雾，向着自己理想的前程进发了。